天山飛俠/0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天山飛俠

◀上一回

第三回　晴雪豔梅花　無限香光籠勝域　智囊擒寶月　千重劍氣盪寒沙

下一回▶

柳春見這所大莊院，直比哈密的宮殿氣勢還要莊嚴雄偉，莊後面伏波呷危崖翼然高聳，遙遙環列，宛若屏障，下餘三面也是眾山環繞，蜿蜒如帶，相隔俱在十里左近，地勢已具形勝，五老莊便位列在山環內的一片大平原中間，佔地不下三四百畝，房屋約以千數。外牆的前半略作圓形，迎面五座大門也作圓穹形式，每門相隔約四五丈，高大約在兩丈以上。門作黑色，上面各有兩個粗如兒臂大約尺五六的大銅環，上面銅釘密列，擦得湛亮，燦若黃金。四門俱閉，只當中兩扇大開，門也較其餘四門高大。正面莊牆與門一樣，一色漆黑烏亮，映雪生輝，光可鑑人。居中門洞至少丈許厚薄，非磚非石，好似鐵質。五門以外圍牆，俱是七八尺丈許大小不等石塊堆砌而成，看去堅厚非常。大門內兩邊牆上各有一個小門，迎面一片半圓形五畝大的廣場，當中有一高約二十餘丈石土堆成的孤峰，雲骨撐空，勢欲飛舞，上面植有不少樹木，寒冬盛雪，葉已全落，枝頭佈滿積雪，宛如玉樹瓊林叢生其上，只是上面積雪厚才數寸。門內雪地也和門外大不一樣，僅比峰雪稍厚，卻是一律凍成堅冰，平勻若鏡，好似雪化成水又復冰凍之狀。各房頂上依舊玉積瓊鋪，雖無門外雪厚，最薄之處也有尺許。柳春大是奇怪，孫孝笑道：「你看這裡的雪和外面不一樣麼？我們五位老莊主，向推我姑父李三莊主主持，五門各通一位伯父的住處。此是前莊中門，乃姑父所居，不相干的人，向不許走前莊，只由後莊馬廄一帶入內，至多許在後廳相見。這匹馬已然來熟，早為它備有馬房，一過堆雲峰，它自會順跑道找去，你不用管了。」說時，那馬忽將頭一昂，抖脫柳春手中韁索，緩步順峰右往裡

跑去。

孫孝接口道：「起初家父母伯叔俱隱居在川東巫峽鄰近深山之中，為避對頭尋找惹厭，於是移居。因姑父昔年來過，見這裡青山環繞，下有伏流，可以開渠灌田，使大片荒土變為沃野，又以白馬山周老叔父再四留勸，朋友情長，願意常時相見，暗中幫助，但不願住在一起，便和郝五叔運用人力和法力建此一片莊舍，把五家門人子女孫兒親族，是以前一齊隱居川東的全移了來。依了姑父和齊大伯父，五位老人連我姑母將來功行圓滿還要仙去，只想為好友略盡人事，並避煩擾，無須踵事增華，我們又無人敢惹，大小有一住處已足。郝五叔堅持不肯，說五位老人以前樹有不少強仇大敵，尤其對頭恐我們與他作對，一見幾次堅拒，不肯受他籠絡，越發畏忌。他除宮門三兇外，還養有六十三名鐵衛士，內中頗有能者，一面還在到處物色奇材異能之士，對我們視若仇敵，早晚不免尋上門來，又加上週氏父子牽連。我們在此自然無礙，一旦道成仙去，這些兒孫徒眾就許吃人的虧，事前怎可不作深謀遠計？姑父一想也對，便由他去。郝五叔又是個精細機智專喜佈置飲食起居的人，除建這全莊大小一千九百多間房舍外，又在莊門外安上鐵門，連門和外圍牆以及全莊地底均設有機簧埋伏。那晚譚霸來此陷入河渠底下幾乎送命，便是五叔用法術誘了來的。來的共有七人，走的是後莊，埋伏更多，不說你決看不出。

現既許你登門，便算是一家人，以後來往日久就知道了。」

五人邊說邊走，不覺繞過峰去。前面廣場盡頭乃是一座九開間的大廳，門外懸有一塊大橫匾，上寫「延暉堂」三個掌巢大字。環廳側種有不少修篁翠柏，俱是沙漠中極難見到的樹木。四外窗牖甚多，因在隆冬，窗均關閉，是門均掛有大紅錦緞暖簾。環廳兩側另有兩條丈許寬的松篁夾道的小徑。孫孝在前引路，並未進廳，徑由廳右松徑繞走過去。走完松徑，到了廳後，眼界倏地一新，現出許多樓台亭樹，樹木更多，到處長廊曲檻，畫棟雕甍，吃雪景一襯，分外顯得幽雅清麗，令人眼曠神怡，塵念為之一空。柳春問知此是前莊花園，因郝子美性喜府花，加以法力培養，能變化土質氣候，功奪造化，歷年又由蜀東舊居以及各地名山勝域移植了不少靈木仙葩，園中四時各有賞花所在，春秋兩季花種煩多，何止千百！競放芳華，繽紛滿目，美不勝收。現在歲暮隆冬，正是梅花凌寒吐豔之際，五老照例每日在園東北的香雪精舍中起坐，因來者不是外人，所以孫孝也未命人通報，徑領柳春走入。園中景物清麗，無不別具匠心，各有妙處，柳春急於想見這五位神仙中人，不暇瀏覽，只隨定孫孝叔侄身後走去。連繞過了二十多處橋廊亭館，計程約有裡許，方始繞到香雪精舍。

那地方偏在莊園左邊，原是五俠郝子美常往之所，冬天百花凋謝，三俠李清首不願郝子美過於顛倒陰陽時序，園中雪虐風霍，百花凋謝，只這一地梅花獨盛。五老中只郝子美祖籍姑蘇，不是川人，舊家又鄰近產梅名區元墓山，從小便愛梅花，未成道時，種梅已有獨得之秘，移家大漠莊以後，更把鄧尉、元墓、銅井、西跡、超山、羅浮等產梅名區，凡是姿態清異、生自山凹巖谷險僻之地、不易為人發現的老梅，全用法力移植了來，因當地土厚水深，梅花不易繁殖，併為襯托起見，向陽圈出大半園地，掘一二十餘丈的大坑窪，再在裡面建下兩處精舍亭台，就以掘出之土堆砌山巒巖嗽，另建一極長的迴廊，通到中部園景最佳之處，取名為「尋梅徑」，由中部起，順著這條迴廊曲徑，高高下下，曲折往復，直到香雪精舍的入口。一路假山樓閣，亭館掩映，遮蔽入口，林木蕭森，形勢奇秀，人行其間，彷彿由山岩之下取徑入谷，並非平地降落，也看不出一點人工造成的形跡。

柳春隨著四小弟兄走完迴廊，轉入一片修竹環繞的茅舍。經此一路曲折迴旋，地勢已然低降甚深，人卻絲毫不曾覺察。柳春見沿途連經許多亭館樓閣，均未進入，卻引自己往這草房中走進，梅花更未見到一株，難道五老所居精舍，便是這所草房，梅花是在房後不成？前輩仙俠，就要晤見，由不得肅然生敬，語聲也自放低。孫環見他恭肅之狀，抿嘴笑道：「門還未進，你這樣拘謹則甚？」正笑談間，那茅舍中住著一家種菜園子的，看去彷彿像個小康鄉農，實是四老孫同康第三代弟子楊開，和沿途所遇多人一樣，見了來客與四小弟兄，互相通問，略一招呼便即分手。等穿過茅舍，推開白木板門出去，眼界倏變，又是一番景象。那茅舍後屋依崖臨溪而建，門外原是一片菜圃和冬日伐冰之所，因值新年時至，俱都忙於年事，崖洞內藏冰巨窖冰已藏滿，只有畝大小一片暖房菜塢，種著四時蔬菜瓜果，依舊青紅相間，結實累累。有十幾個穿皮棉矮襖的壯漢正在裡面採摘裝運，此外是在露天的，連那溪流俱被冰覆滿。由舍旁石板小橋越過兩丈來寬一道淺溪，沿溪行不多遠，遙望前面，林巒清雅，巖谷幽深，松竹甚多，梅花仍是未見。

又走了一段山徑，才見路側淺坡上茅亭外面，歪歪斜斜長著一株紅梅，樹身不大，花更不繁，寥寥二十餘朵點綴枝頭，與積雪相映，正在凌寒吐豔，紅白分明，因系罕見之物，雖然花少，也覺矜異非常，柳春不禁多看了幾眼，已走過去，又復回顧。孫環忍俊笑道：「你這麼愛梅花麼？五叔見了你，一定喜歡呢。」柳春笑道：「久聞此花清名，從小隨家父流寓邊荒，足跡未出哈密境外，只書本畫圖上得見一二，豔羨已久。近一二年隨著鏢車出門，樹雖見到，但非花時。得見真花尚是初次呢。」說著，不覺走到淺溪上流，正要轉過左側崖角，猛覺一股幽香襲入鼻端，心神為一之快，忙隨四小弟兄轉過崖去，形勢又變。先是一片挺然植立的松杉古木當著去路，林前谷抱峰環，展開大片平地，地

上建著一幢精舍，四外種著千百本梅花，妃紅儷白，萼綠蕊黃，疏密相間，鉅細高下，屈伸偃蹇，千姿百態，齊放芳華。雪後疏林瓊枝掩映中望將過去，五色繽紛，燦若雲錦，直似瓊瑤世界中簇擁著一圈錦城。那精舍便在錦城中心兩畝大小一片空地之上，房作五梅花形，棟字高大，牆是大理石所修建，屋頂均是碧琉璃瓦覆蓋，四面一圈均是晶明若水的高大窗戶，環舍一圈平台，俱是大片漢白玉石鋪砌，簷淺廊寬，連那平台，雖無覆蓋，上面卻是乾乾淨淨，平滑若鏡，點雪不染，地方卻又那大一片。由松徑中走出，再穿花林而過，寒香撲面，益發清馨濃郁，滿眼芳菲，應接不暇。

行到台下，孫孝令柳春止步，自和妹子孫環，整了整衣冠，將足底所套劍底冰靴脫下。剛走上去，忽見台上右面軒窗洞啟中，現出一個面如冠玉鬚髮雪白手弄鐵念珠的老頭，一手指著孫氏兄妹笑道：「送東西的人來了麼，你爹和大伯父俱在這裡，還有兩個遠客。你們都進來吧。」孫環不聽說完，叫了聲「姑爹」，先跑進門裡頭去。孫孝立即回身，笑向下面說道：「三大公喚你們都進見呢。」柳春聞命，忙將身後雪具放下，隨同走上，知道憑窗發話的便是此莊主持人五矮異人中的第三位老仙俠李清茗，到了台上，正要下拜，人已離窗走開。又隨到了門內，見裡面棟字高大，修飾尤為精雅，圖書字畫、琴劍揪抨羅列滿室。室共五大問，五老燕居之所在人門右手一大問內，室中陳列，比起中間還更華貴高雅，几榻桌椅等一切用具，均是式制古雅的上等精品，地下鋪著極厚的毛毯，當中空出大片地，有一圓徑七尺古銅火盆，裡面生著極旺的火。除各種陳設器具外，另有五個坐臥兩用的矮榻，環盆而設。那矮榻有的是整個樹根雕琢而成，有的是整塊奇石制的，有的就用藤竹木石零整鑲嵌，形式大小無一雷同，上面俱鋪有一張毛頭極厚的異獸皮褥和文錦絲棉靠墊，扶手枕頭都是精奇華貴巧奪鬼工之物，每榻右手各有一高下方圓六角缺斜不等與原榻相稱的矮几，上設茗碗酒杯等物，可是隻有兩位老人坐在榻上，一個身材最為矮胖，面如硃砂，鬚髮如銀，長髯過腹；一個便是先在窗中出面的李清苕。還有一身量略高，不胖不瘦，皓首銀眉，目若朗星，一部五絡長髯下垂及腹，白如銀針，根根見底，看去貌最清奇的，正在室的左角，與一老和尚憑窗賞梅說笑。此外還有兩個中年客人，各坐在五榻旁邊的錦墩上，執禮甚恭，三老身後，各有一童侍立。

柳春已聽孫孝說過五老形貌，知道紅臉的是二老獸王彭勃，那與老和尚並肩賞梅的是頭一位老俠芙蓉劍客齊良，只四五二老孫同康、郝子美未在室內。最奇怪是那麼奇寒的天，重簾密戶，獸炭熊熊，尚不覺溫，偏把四面窗戶一齊洞開，室又高大爽朗，縱有大火盆，也抵不住十分之一的寒威，當中正室內並連火盆俱無，可是自一進門，便覺溫暖如春，尤其是室角案頭等處各盆盎中所供養的水仙、臘梅、茶花、玉蘭之類，俱在盛開。另外當窗條案上，還供著二尺方圓、高積二尺七八寸的兩大盤佛手柑和當地名產哈密爪，與

窗外千百本梅花一陪襯，直似常人說的江甫暮春光景，哪是什麼大漠窮邊冰雪荒寒的境地！但又覺著所陳設的新鮮花果好些不對時候，更沒地方找這晴雪梅花去，直疑身入神仙宮室，否則何從見此靈淑清麗之景？不由目迷五色，驚喜萬狀，恭恭敬敬，捧了陸萍昨晚所交錦緞小包圓筒走近前去，先朝彭、李二老跪叩呈上。李清曹伸手接過，吩咐起立，隨喚：「大哥，上人，請這邊來。」大老齊良和那老和尚便自窗前，緩步走過。柳春不等二人走近，迎頭拜倒，口稱：「徒孫柳春，拜見齊老大公與老祖禪師。」

齊良喚起，正要說話，李清苕已把圓筒中聖旨和一個寸許方圓小盒、一柄鑲嵌珠寶碧森森精光耀眼的帶鞘匕首小刀，取在右手裡，笑向齊良道：「大哥請看，此次敵人竟把他在藩邸所用三寶敕令都發了出來，可知看事忒重，不出五弟所料哩。」齊良一面讓老和尚各據一榻坐下，笑道：「我原說這裡剛設行省，前朝後裔和許多遺民忠義之士俱在此潛伏隱居，對方認作心腹隱患，必不甘休。看連日敵人爪牙幾於傾巢而出，決無善罷之理。四弟和周山主還和我二人強辯，以為來的這些人雖非庸流，決不是我們對手，足可從容應付。二弟更說得好，多殺他幾個，給他一點厲害，就全驚走了，卻沒想到敵人何等陰險，又饒有智計，多年網羅，手下頗有能者，更善馭眾，法嚴恩厚，人只一被收服，便樂為之用，對遺民志士自然痛恨如仇。這些喪心昧良之徒，自知見棄清流，離了對方，便成兩頭夾攻，無所容於天地之間，除甘心為之出力效死以外，更無他途，可是這些悵犬也深知敵人忌刻多疑，稍一不慎便無幸免，深懷兔死狗烹之戒，遺民志士全數消亡，他也不能保其首領，本心只上頭交代得過便即了事。無如雙方勢成水火，仇怨日深，一落人手也是難逃公道，自己這面，到底暫時還是衣食父母，有所憑藉，身後稽考又嚴，日久相見的好友，往往奉有上方密令，稍犯過誤，反臉成仇，自己起居動作，皆在僱主洞察之中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誰也不敢使其與聞機密，就有時天良發現，或對於奉命殘殺的忠義之士想稍寬縱，都只有心無力，不敢現於形跡，照實去做更不敢了。

現在事已鬧大，果然連這三寶敕令都發出來了。」

李清苕道：「本來也難。敵黨人多，心志大有高下，不給他點苦吃，不知厲害，處置稍過，仇怨相尋，來敵越眾，越不好辦。這還是大漠窮邊，種族繁雜，大亂初平，歸附未久，對頭恐又激成鉅變，相隔又遠，才在暗中命人下手；要是中原附近地方，早和上次嵩山一樣，處心積慮，多派得力爪牙，陰謀密佈，時機一熟，再派大軍出動，明暗兼施，一舉蕩平，更無遺類了。此事誠如五弟所言，前朝歷數已盡，對方氣運正隆，舉國人民，久處前朝閹豎紳官流毒呻吟之下，民心望治已久，對方承其重蔽之餘，稍微改革，便得民心。雖然烈皇殉國，激昂壯烈，感動人心，但在臨朝之時，民生調敝，國本已摧，儘

管英明仁厚，亟思勵精圖治，無如毒瘡早潰，內則朝政失綱，紛如亂絲，雖有智者，無從著手，況又輔佐無人，連換五十宰相，竟無一個雄才遠識公忠體國之士。外面是水旱頻仍，寇賊交起，一木難支大廈，終於失墜，亡國雖非其罪，然人民痛苦流離之極，大體稍獲蘇息，於願已足，遂致民心不復思漢，對頭更得因勢撫循。真能不計成敗利鈍身家性命的忠義之士，滔滔天下能有幾人！量量愚氓，哪得不順從歸化呢？目前『南王』『北周』雖各聚隱了不少遺民志士，但是大勢已去，民心久已厭亂，不比昔年篝火狐鳴便可揭竿而起。如因西北邊荒地利，外飾善良，藉著墾牧經商為名，一面暗中籠絡當地人士，一面生聚教訓，以兵法部勒徒黨，等勢力浸及全土，或是明張旗鼓，奉著前朝正朔，偏安一隅，與對方劃地而治，或是始終隱秘，仗著廣漠萬里，天山險阻，對方既憚於用兵，我也裝老實不去撩撥，等我勢力坐大，彼亦有隙可乘，然後誓師天山，傳檄宇內，一舉成功，匡復故物，這樣往遠久之計著想，也許還有點望。單憑十來個暮年烈士與寥寥數十百個後生，又是這等草萊未闢的邊荒異域，便想與傾國之師為敵，志氣誠然悲壯，事實決難辦到，不過為兩問扶植一點綱常正氣，盡心而已。」

齊良道：「此言正是。我們已是世外之人，屢屢參與此事，還不是為的保全忠義和朋友的交情，不容契置罷了。看眼前局勢，如何能說有望呢？好在地方太遠，對方難於大舉，派出的又非此間諸人對手，至不濟也可作為不在他的治下，享受一點清福，不致受害，更不會蹈嵩山覆轍，所以我不許你我弟兄的門人子孫做得大過，務留餘地，也是為此。」說時，彭勃正拿著那三寶密敕觀看，聞言接口道：「大哥、三弟話固有理，但現時已成騎虎，陸萍又將他們這三件命根子盜來，難道就罷了不成？事也真怪，敵人那等機智，這麼重要東西，不派會飛行的人護送，卻由驛馬送來，到了哈密才由當地官府著人飛騎走送，是何原故？」李清苕道：「二哥還是忠厚，這正是他詭詐的地方。他已明白這裡能手眾多，連遭失利，三寶敕令誰不知道重要，稍露形跡，連送的人也不能保，如派人飛行護送，更多危險，轉不如按著普通公文，暗附密令，用驛馬飛遞，使對方萬想不到內有如此緊要之物，平穩得多。否則，來人空中飛行，除卻多繞遠路，北天山左近一道關口先難飛渡。這東西到了哈密，旨意業已開讀，塔平湖才接密報，機密可想。

如非敵黨貪功，全都到了三道嶺，陸萍膽大身輕，機智絕倫，一落三兇和那頭陀手內，事更難於收拾了。」彭勃道：「這三寶密敕被我們盜來，事不更大了麼？」李清苕笑道：

「我和五弟自上次二金傷人起，便覺此事應當早了，免得夜長夢多，曾想了兩條計策，但都難操全算，不料對方竟會自送好東西上門，有此一物，足可打發這些鷹犬回去，且等五弟他們回來再作計較吧。」齊良道：「此話誠然，不特可以一包打發，還可引使內

叛，再好沒有。」

李清苕道：「柳春遠來，奔馳了半日夜未進飲食，他經過的事，適才已有人說，無須細問。此行頗見出少年人的膽勇血性，大功已立，孝侄可引他到後面去款待，暫時就住在此，少時有事再喚，等過了年初五再回家去。環兒和兩小孫就在這裡陪我們，吃了點心各自回屋。大雪寒天，你們年紀太輕，做不出什好事，也不會放你們這些小娃兒走出莊去，何苦到外面去呆等喝冷風呢！」四小口中應話，除孫孝外，面色俱都不甚高興。

室中靠後窗大理石面紫檀圓桌上，本還有兩個中年人在臨窗對棄，穿的俱是前朝山人裝束，桌橫頭有一穿黃葛布道袍的道者旁觀。三人言笑從容，偶然拾子欲下，發出一兩聲棋子落石丁丁之音，神態悠閒自然高雅，三老這邊大聲說笑，直如未聞。柳春立處正向後窗一帶，始終不曾見這三人回顧，因侍三老，未得過去拜見，估量能在此地臨窗對棄，旁若無人，決非尋常人物，室大寬大，相隔頗遠，三老不曾命見，不敢冒失過去拜見，只把容貌衣著暗中認明，一聽李清茗命隨孫孝轉往後莊歇息飲食，心雖不捨得走，但是主人已然發令，自己在雪中奔馳了半日夜，也實有點勞乏，正向三老拜辭告退，彭勃忽道：「老四老五回來了。」

柳春想見識四五兩老，便即止步，隨聽遙天有極細微的破空之聲，晃眼臨近，似在來路長廊一帶落下，聽出那聲音與早來在雙柳溝所遇眾女俠御劍飛行之聲相似，知是御空飛來，好生歆羨，暗忖：適見諸女俠年紀均輕，自己一個凡人，將來不知有無福緣，也和他們一樣練成飛仙劍俠一流人物？心正尋思，李清苕道：「他二人知道今晚全莊年祭，又有遠來佳客，不直到這裡來，卻往前莊園中降落，必非空手迴轉，也許民位上那些敵人鷹犬都被擒來了吧？」正談說間，忽見窗外花林內飛也似馳來一個青衣少年，到了台前，脫去冰靴，緩步走上，到了廊前，似便止住，不見走進。待不一會，隨侍李清苕的小童由外走進，恭身稟告道：「林皋說這晚在後莊河被刺冬青扎傷的譚霸，不知何故又來探莊，陷入奇門禁制以內，先說了些鬼話，被把守小天門的四少爺擒住帶回。四少爺昨日方由四川回來，上次譚霸的事還未聽說，正待拷問明白，再來稟告諸位老莊主。

哪知回家以後，他忽改口說是三老莊主的世侄，此來乃是故意犯險，準備被人擒回，以便稟告機密大事，并報上次不殺之恩。四少爺不信他話，嫌惡他醜俗，知道前事的人又無一個在側，四少爺認定老莊主的朋友不會有此膿包子孫，還待拷打，幸值六少爺著大孫小姐來請四少爺到雙柳溝西方陣地商量要事，見過此人，以及那日二金連傷賊黨六人之事和四少爺說了，才放下來，命林皋看守，等事完回來，稟過老莊主再說。林皋本來

不甚清楚前事，因四少爺走後，譚霸再三哀求，並述從前三老莊主救他父親之事，林皋知道四少爺的脾氣，不敢輕放，四少爺事前不知此事，未奉老莊主之命，這類賊黨，就處置稍過也不能算錯，惟恐真是三老莊主故人之子，又見他說得可憐，特地前來，請三老莊主示下。

李清苕還未答話，彭勃笑道：「小三兒近來說話越嚕囌了，這不是那日向三弟磕頭套交情那蠢貨嗎，我們已然放了他，說過不準再來，又來作什？」柳春見孫、郝二老還未進來，不便久停，正不捨走，聞言乘機把雙柳溝遇見三敵黨之事說了。李清苕道：

「這就難怪了。他必是回去，二次被迫隨了同夥來此窺探，為踐前言，不敢洩漏機密，又知這裡厲害，鬧得進退兩難。馮萬二賊一死，他如何還敢回去？心想假作與二賊一同失蹤，託庇在此。能容留他更好，不能，便等事完逃往別處棲身。他父為人忠厚，只此一子，昔年曾再三求我收他為徒，並說到家便命此子尋我拜門。我未答應，只允遇機照看。照他現在行徑，為敵鷹犬似非本心。看在死人份上，說不得只好容他在此暫住些日了。所說機密大事，必是指那三寶密敕而言，見他倒是不必。我只可恨二金專門惹事，孫兒女們又愛生事，日前那等告誡，到底還是將馮春抓死。這等剛烈性情，留在這裡大是不宜，我們自然不怕事，可是敵黨中也頗有能者，未可過於輕視，似此膽大任性，萬一遇上強敵，或死或傷，我們向梁公借這麼一個畜生都不能保全，面子上多不好看！這畜生兇野已極，除我五人以外，小輩中雖有幾個製得它住，但多是年輕喜事，尤其鼎兒新近回來，更給娃兒們長了志氣。他們一半激於忠義，一半是為友熱腸。告誡只管告誡，無如敵黨太不識趣，再三來此騷擾。自來我們伏波呷大漠莊不許賊黨妄入一步，如今卻來之不已，他們見了自是不忿。如若過分攔阻，雖然不敢不聽，未免顯得我們五個當老人的怕事。平日說這裡是另一天地，不受外人絲毫侵犯，一旦來了幾個稍微有點鬼名聲的賊子，便事事委曲求全，也與前言不符。畜生雖是通靈，終不比人，你我那些子孫學了這些年，就遇見能手，也可應付，況又佔了人多和地理的便宜，就敗也不致吃什大虧。

二金一味勇敢直前，容易受激，此時如說三兇要害梁公，它就能趕去拼命，我們向北天山好好借來，應該好好還人才對。我看事情已有轉機，或可善罷，如若傷得人多，三兇和賊頭陀回京無法交代，保不鋌而走險，與我拼命。固然不怕，好好安樂幾月，又值新年，何苦為此狗賊敗興？三道嶺老賊見事鬧太大，不敢再隱，必將周氏父子真相洩露。

我們這裡又曾殺死多人，怎麼隱秘形跡，也被尋出線索。他知我們五人難惹，不是向北京告急求援，便是他們自己信使四出，廣約能手相助，一面再用三寶密敕到處調兵調將，

事情一日不完，他的援兵也來之不已，伏波岬、白馬山兩地從此多事。最好少時由二哥將它喚來責說，一面令其回山。它如不捨母的，便令母的也隨了它去，事完再叫回來，或是兩地來往，此時卻須離此，免生枝節。」

彭勃聞言作色道：「二哥近年忒善良了！依我之見，一點不必顧忌，一面派人埋伏，斷他歸路；一面誘他來此，或是探準狗賊聚會時節，命令賢侄女與鼎侄帶上些人和二金埋伏呼應，專一搜殺那些不在場的小狗賊們。我弟兄五人同時趕往三道嶺，將所有狗賊一網打淨，索性半個不留！此舉不特敵人爪牙除去，多半以後要減少許多兇焰，保全許多忠義之士，並還落個永遠清淨，不是直截了當嗎？」語聲才住，忽聽門外有人接口道：

「二哥說得容易呢！」跟著走進兩個矮老頭子，一個貌相清癯，長鬚疏秀，根根見底，齊、彭、李三老俱是須發如銀，此獨黑色，好似一個三四十歲便留須的清秀少年；答話的一個身形奇矮而又枯瘦如柴，滿臉俱是皺紋，面黑如漆，前額骨外凸，生著一道一字濃眉，又黑又亮又長，兩稍長約寸許，看去鋼針也似，底下緊壓著一對又凹又圓的眼眶，烏瞳炯炯，隱射精光，鼻樑深塌，鼻孔卻大，朝上掀著，嘴尖腮縮。四老都是長髯飄胸，儀表非常，他獨生得這等醜怪生相，直似一個猴子，休說鬍鬚，連根頭髮俱見不到，柳春知道前頭是四老孫同康，最矮醜這位便是五老中的智囊水鏡子郝子美，連忙回身近前跪拜，口稱：「徒孫柳春拜見二位老大公。」孫、郝二老含笑喚起。郝子美隨向齊、彭、李三老說道：「塔平湖新收的門人資質果然不差，可喜是年輕人竟有耐性，識得輕重。

他由昨夜遇見陸萍起，忙到如今，雙柳溝二賊早死，想已來了些時，三哥怎不命他歇歇去？」齊良道：「此子內聰明而外渾厚，三弟知他累了大半日夜，原命孝侄領去後莊飲食歇息，想是他想拜見四弟和你，延宕未走。他既如此有心思，索性由他聽完再走也好。」柳春見心思被大老道破，不禁臉上一紅。

郝子美和孫同康因有一座被老和尚佔去，便同坐一榻之上，隨又向彭勃說道：「二哥倒說得好，今日來人竟無一個是庸手。我二人先在四哥屋內商量新年引逗眾家子侄孫兒三輩門人行樂之事，因已設有奇門禁制，估量便三兇親來，也至多逃了回去，決進不來，對於這些狗賊，原未放在心上，嗣聽瑩公來訪，正要出來敘闊，三嫂忽命人來說適令二侄女占卦，得知來敵甚強，身後還有能手，現時已在民位上與眾侄男女相遇，鬥得甚急，卦象上雖無敗兆，但是令賢侄女和淳于芳、鼎侄等本莊幾個好手都不在場，艮宮位上只六侄一人稍強，餘下均是一些娃兒家，如何能勝此大任？奇門禁制一被來賊識破，賊擒不住，還許吃人的苦，六侄率領這一夥，又多是膽大逞能，貪功喜事，不願仗奇門埋伏

擒人，享受現成，必要爭先出手，益發示人以隙，好些都不放心。知道和三哥說，又要笑她偏愛六侄，事事關心，請我二人急速暗中前往，留意查看。我先也當三嫂愛子心切，多此一舉，陣法未有變動，現出警戒以前，本不想就走，無如四哥平日把姊姊的話奉若神明，已然應諾，非迫我同去不可。

「哪知三嫂果然料事如見，我這次為了輕視敵人，竟幾乎失了算計！去時，因貪看伏波呷一帶雪景，並想春來在呷前崖頂上建一高亭，略微耽延，不曾飛起，正商說間，猛見良宮位上起了變化，雖然全陣無害，起因好似由於在民宮位上防守的人自行倒轉門戶所致，但看出有敵人乘機漏網衝出。我這次為圖省事，所設奇門具有先後天妙用，自相生化，如非這些小娃兒們喜事，算計年內必有敵人來此窺伺，想趁熱鬧，又貪與塔平湖派來的後輩相見，反正敵人是走不進，直可不去睬他，本來不定要人把守都行，加上人力，艮宮位上又是三哥跟前的老六，照目前這些狗賊，自更萬無疏失，而這廝竟能識得此陣變化，乘其倒轉門戶之際遁走，分明行家無疑。一賊漏網看似小事，此間機密定被發現線索，有了戒心，以後圖謀更急。我們先沒拿狗賊當事，只任侄男女孫兒自去應付，未免率易。對方如在暗中請來能者，我們在有這多人，三道嶺還不斷有人窺探，事前竟無所覺，說出去都是笑話。此事最好將逃賊擒回，至少也應著人跟蹤趕往三道嶺一探。是否因為今夜年祭，將娃兒們一齊喚回，無人往探，敵黨恰在此時趕到，恐他們年輕疏忽，見不及此，忙請四哥在震宮上坐鎮主持，防再生變。

「我親自趕到民宮一看，無怪三嫂鍾愛六侄，他竟和我一樣心思。今早來的共是五個狗賊，先在陣內雙方苦鬥，未分勝負。小娃兒家好強，不願再找人相助，又看出對方能手只有一個著僧衣的禿子最強，憑自己這些人，足可交代得過，下餘四賊固非庸手，但非六侄等之敵，何況又在自己陣內，佔有好些勝算。依了六侄，早就看出禿賊鬼祟，本不打算倒轉陣法，以防識破。除人以外暗中還有奇門禁制，一入伏中便難逃脫，這樣相持時久，令賢侄女等一到，豈不全數成擒？也是孫四侄女貪功心盛，又忙著回莊，不願與賊久鬥，也沒和六侄商妥，竟將陣法私自移動。當時雖將四賊困住，可望成擒，卻被禿賊看出此陣來歷和門戶方位，想是知道此陣玄妙，再不見機必無倖免，陣中煙光方一閃變，立即辨明虛實，連同伴也未打招呼，竟自衝煙御劍逃去。下餘四賊，有兩個劍術頗有根底，正在負隅拼命之際，六侄心細，恐隨帶弟妹男女吃了人虧，不能獨自追去，別人又未必能勝禿賊，知道事機重要，忙著一人飛往雙柳溝，告知令賢侄女與淳于芳，令其急速跟蹤趕往三道嶺去，如迫不上禿賊，也可探明虛實。我到不曾出手，旁觀不多一會，內中一賊先被四哥跟前三侄女飛劍腰斬，齊五侄孫又傷了一賊，因我喝止，才保住了狗命。還有二賊卻有膽智，一面運用飛劍以全力拼鬥，一面拿話激將，喝問何人為首，

等我在暗中道出姓名之後，忙說：『既是川東五老俠在此，我們自尋死路，還白費力氣多挨時候作什！我等也是好男子，只為一時疏忽受人籠絡，以致脫身無計。反正不免，以我們近年所為，死也應該。諸位小朋友快請收兵，不必費事，我二人束手待擒，殺剮任便。如肯結一死緣，久聞五老異相，尚未見過，請在死前見識一回，並容我二人各寫一封家書，足感盛情了。』說罷，各把飛劍收回，把手往後一背。

「六侄也好，一面吩咐隨去弟侄男女退後，示意戒備，告訴他說：『你適也聽到我五叔不許我們多事殺戮，你既知厲害，我們也不難為你。事情自是五位老人家作主，要想都見一面，我們卻不能作主。現你被困陣內，先前你那同黨還是識得陣法的，我們又太大意，他逃時之難想也看見，就這樣前面還有關口，防守的人比我們勝強得多，加上身後追兵，此時是否逃脫尚不一定。我未奉命，不敢妄撤此陣，其勢不能飛行人莊，只好陪你步行進去了。遺書自是容易，不過不是觸犯我們必死戒條的，我們大漠莊世外桃源祥和之地，從未妄殺一人，擒你二人回去，只為五位老人家有幾句話說，除非問出十惡不赦之徒，決不致死，就你二人該死，也另有一個地方送去。我們全家世外之人，你們再四來擾，方致如此。除剛才死的這一個，因用無恥之言亂罵，激怒了我表妹，自己找死，算是我們所殺，上次五人二狗，連同今早雙柳溝死的馮、萬二賊，都是他們為人詭詐陰毒，致將我們朋友家所養神獸金星神沸激怒，被其爪裂而死，我們只是攔阻不住，均非有意殺他。在這一帶還保不住，一入大漠莊境，命便保住了。如願相隨入莊，就請步行同往吧。』那二人也頗慷慨，六侄拿話套問，竟是有問必答，無不照實吐出。

「原來對頭真個機密權詐，所養有本領的死士，人都以為只宮門三兇和六十三名鐵衛士算是最有本領的爪牙，哪知他另外還有兩撥心腹黨羽。一是他在藩邸時，由教他武藝的賊僧摩敖引進的七個門人，算起來懼是他同門師兄弟。這七人俱任為御前侍衛，平日兩三人一班隨侍，寸步不離。對頭多疑，手下越有本領的人，他越不放心，獨於這七人卻是深信不疑，更給優厚的俸祿養著，永不使在人前露面，一味裝呆，使外人都認為是他的宗室紈綺，專為擺樣的御前帶刀侍衛，暗中卻使這七人專一暗中查訪手下黨羽的起居動作，每探一事必有重賞，有本領失節的能人，死在這七人手內的不知多少。被害人還在睡夢之中，一味在同夥中互相猜忌，因而時起內證，自相殘害，誰也不知主人如此陰險。這七人近一半年因為害人太多，才被那明眼人窺探出了底細。此外還有三十六個高手，此三十六人中，會飛劍的倒佔了一多半，因這三十六人，半是成名隱退多年的異人奇士，先經對頭命心腹黨羽授以機宜，百計籠絡，勸誘逼迫，無所不至，等到對方或是為了兒孫田業被逼無奈，不得不受他的網羅，或是感激知遇甘為之用，等入秘籍成了死黨，他並不使其離家當差出山供職，平日仍聽其住在原處隨意行止，如無其事。可是由

此起賜遺優厚，恩禮稠疊，並且勢力還大，當地文武大吏俱奉有密令，隨時殷勤慰問，備極尊崇，視如上賓，事情卻無分毫。不喜財勢優禮的人能有幾個？尤其這些被籠絡的，雖然身懷奇才異能，大多見道不深，對於兒女家業有了牽掛，想要避世入山而又不捨割愛的，一有兒女家人牽掛，自不免有許多世情枝節，以前避官避人，裝著村愚山民，儘管力敵萬夫，飛行絕跡，為了田業子孫祖宗墳墓所在，安土不願重遷，隨便一個官差下役下鄉，就自己心中痛恨不屑出面，也須命人代為敷衍，就是名頭高大，平日不甚斂跡，博得地方上尊崇官差不去囉唣的，遇上應官應役的事，也須設法打點，承了情心還生氣，就便隱跡荒山不常與外人相接的，誰沒至親密友和不公平的事？遇上事來，就憑自身本領不去請託，也須親自出山費些手腳才能了斷，至於作威作福更是不能，可是一經受聘，立時坐在家中當大老，只不反叛，無論什事，隨意一張口一提筆之勞，立可生效，長年受人禮敬，所得之厚更不必說，今昔相去天淵，就算自身天性恬淡，不以身外之物與虛榮為念，對於當道這等禮遇優渥，也必心生感激，過意不去，何況還有子女家人的日常絮聒感贊不已呢。長年受著人的好處，自不能不思報答，偏生對方本已爪牙眾多，收買這些人，一半為了暗中培植勢力，以防遇強敵時備個緩急，好多後援，主要還是為了前朝遺老故臣忠義志士太多，恐定國未久，民心不死，猶戀故君，一旦揭竿而起，這些異人能手多成勁敵，如若一體除去，不特本領高強，事太艱難，容易激變，迫使互相勾結，大舉相抗。自來大風起於萍末，星火可以燎原，並且殺之無名，除之非易，既失民心，轉多強敵，又知這班人多不喜作官，難於收服，於是想下這釜底抽薪高明柔克的狡謀，利用人好高好名的習性，不借三徵五聘，一味以虛禮尊榮羈縻，使其心有所向，免為敵用，一面因勢分佈，使這類能人哪一省都有上兩三個，平日卻輕易不去用他，老使承著自己厚情，過意不去，一旦遇上危急的事，自然一呼即至，甘心為之效死了。以前人數還多，除有幾個窺破對方計謀，始終不肯上套，但是蹤跡已露，信使日夕在門，天數已定，無可挽回，對方好歹總以禮來，既不願因此與之翻臉，作那徒傷生靈、危及戚友、於事無補之舉，又不甘心受他籠絡，而道未修成，世緣未斷，自身尚有弱點，不能棄家出走，只得百計推宕，婉言推謝，暗中自去慎密佈置，時機一至，立即棄了多年辛苦為兒孫經營的家業田產，連同親友家人舉族遠引，遁往邊荒絕塞，篳路草萊，另闢世外桃源，以為避秦之計。像那二人和三五好友外，還有中途悔恨逃隱以及因過自盡、老死的不計，現存只這三十六人，分佈各省，中有十之七八，自被收買到如今，尚是一次不曾用過。對方因是機密，而這些人雖然安富尊榮，自己也知對於清議不甚體面，除至近的兒孫家人外，絕口不向人提說，而去遊說他人網並致厚聘的來使，受了當道密令，更利用他這種不喜人知的心理，不特言動謹秘，並向他們叮囑，說：『當道現以文教治天下，對於里巷遊俠之士，本在嚴禁之列，只為老前輩道德人品迥異恆流，中心欽悅，又知志在山林，跡類遊仙，不得而臣，也不便以塵世爵祿委令屈就，僅就老前輩服食玩好所喜，

略示國家尊崇高士逸賢之意，至於金珠財帛，乃為老前輩的子孫群從俱都領有庭訓，家學淵源，少年英俊之上，在老前輩尚未飛昇以前，雖未便使其遠離庭幃因時致用，一則當道愛才若命，求賢如渴，知道令父必有令子，特命後輩奉此買山之資，略供薪米衣帛之用，只是推愛連類而及，實與老前輩無於，只不可告知外人，以防那些名實不符之徒因而得志，一旦事犯當官，便以老前輩自解，不特厚汙清望，反使國法難伸，且失當道敬老尊賢厚意。』一面又把前朝天柞已盡，歷數攸歸，當道並非謀人社稷，實系取之於賊，如何仁厚愛民等語委婉陳說，措詞十分得體。身受的本就有些慚於清議，自然隱秘不逞了。至於用他時節，更是特加榮寵。

「當道爪牙原分兩班，一是六十三名鐵衛士，由那為首老賊錢善和、寶月禿賊率領，下餘人數最多的歸三兇率領。兩班人各不相轄，一內一外，都奉當道密令，互相刺探傾軋，輕易不均派出。這為首五人多無實官，但是權力甚大，內而王公大臣，外而封疆大吏，安危禍福，只憑他們幾句密呈便可左右。雖仗著對方防備周密，法令嚴明，公然貪賄作弊危害大臣之事，尚還未敢，實權卻有，可是要調這三十六個援兵卻辦不到，非得遇上急事，自己萬分難了，束手無計，拼受處分，飛騎密奏，由當道發下這三寶密敕，作為當道親臨，才可隨意調動，而去召的人尚須加個請字。這三寶密敕乃是一張絹冊，上有當道親筆寫的兩行字跡，餘下便是這三數十人自寫的名單。凡是列名在上，大都是自覺受恩深重無以為報，再四向使人探詢意旨，使人又必再四代為推謝，說當道只是尊賢，並無別意。等最後看出問的人實是過意不去，深知禮下於人必有所求，如此優厚尊崇必非無故，已拼失節以圖報稱之時，方始微露口風，說當道尊禮的原有兩等人，一等是因新朝初立，尚有假名匡復的好亂之徒時思蠢動，當道善心仁厚，為恐一動官兵，玉石俱焚，難分良賤，為此徵聘奇才異能之士以備應用，一旦有事，可以不動聲色，派上兩人前去便可了事。這樣專誅首逆不治脅從，既可消禍無形，並免官兵貪冒，濫殺無辜，還免調敝民生，摧殘元氣，用心至善。這些高人雖也是感慕恩德效忠於上，自己力請，本年才由一位上的條陳，以前多遣鐵衛士去，並無此舉，更未出於強求，但他們聲望本事都比老前輩差，似你已然視若客星，如何可以屈與同列？好在人才夠用，真要有不了的事，自當奉請出山相助，不必與絳灌為伍吧？請想問的人已拼失節，並且話已說出，就明知做就圈套也得去上，何況機密已然預聞，有了許多顧忌，不下水，又有何法自處呢？來使見事機成熟，這才約定時日，請來三寶密敕，使其列名其上，另外封一清高虛銜，告以這等名銜無異客卿，至為清貴，只有當道一人能夠調遣，以下無論王公大臣，非見此三寶密敕均不能隨意邀約，平常的事已有專人辦理，無須勞動，雖有極優俸祿，但是一不當官，二不聽調，真要遇上急難大事，只管承頭的仍是宮門三傑，鐵衛士中正副領隊主持大局，那是因為手下人多、情形熟悉之故，對於列名寶敕諸人，依然格外尊崇，

第一非持有寶敕不能請往出力，第二人請了去，必須將寶敕供在當中，猶如當道親臨，方可開口相煩，待遇更是上賓，不同屬下，意思是這些都是當道客卿，與普通不同。

只是一節：禮遇固極優握，行軍之事，法令不得不嚴，當列名密敕之前，曾有自願矢忠的誓約，以後遇事如不盡心力，或是通敵背反，也須如誓自盡。除法條是寫訂在密敕後面外，另附有兩件賜自盡的物事：一件是個設有精巧機簧的小金瓶，裝在另一錦盒以內，中藏有用鶴頂紅等七味奇毒製成的藥丸，名為忠烈七寶丹，一是由南疆中特產的四十五種毒蟲毒草淬鍊而成的一柄小毒刀，名為賜福神刀，刺中人身，稍微破點皮膚，不必見血便自封喉。連那絹冊名單共是三件，三寶密敕之名便由此起。雖然法令森嚴，誓言惡毒，因是事前曾經再四婉言勸阻，詳說利害，不令列入，完全出於自願，既已矢忠效命，本無背叛之意，法條多酷，也是具文，與己全不相干，不特不以為奇，轉覺有此一舉可明心跡，此後以身相許，成了對方忠誠奴僕，再受優禮也可無愧了，卻沒有想到對方早知此輩不會背叛，所重的實在辦事不力臨敵畏縮等輕描淡寫的未兩條上，因為養著這些虎狼，終非他們之福，以後異己之徒殘殺既盡，便用此輩不著，現在固屬機密，日久不免傳出風聲，紛起效尤，民多尚武，爭習奇能以望榮寵，太平之時，不犯以大好金帛養此閒人，品行不好的還藉此擅作威福為害地方，使官府難以為治，助長刁風，兼伏亂萌，如不收用，隨時俱是禍根，故以巧計愚弄，在強敵未盡以前，一面利用他出力火併，勝者先去強仇，敗者設詞僵激，引使其愧忿自盡。好在人多，一面故作震悼，轉怪其不應如此愚忠，以身殉職，對於遺族優加撫卹，使後來的人見此榜樣自然激勵，稍犯戒條更是無顏存活，反正連敵帶我都算上，這類人去得一個是一個，只要題借得好，每滅一處強敵，先去掉兩個未來內憂，能使日久雙方同時消滅，才算稱他心意。為防立得功多，異日有什分說，本又養著不少死士，樂得使他永遠承情過意不去，所以不是萬分扎手，決不輕用，每一用上，如不馬到成功，照例必有傷折。這類事雖然回數不多，這些人哪一個不聰明？有上兩三回過去，自然有人省悟，無如身已上套無計可施，好些都想趁著機會，不等調遣，作為無心撞上，趕來立上點功勞，算是報了前恩，跟著急流勇退，設法隱遁，事如不濟，未奉明令，從旁幫忙，或許能免一死，等他發下寶敕另調能手，再合力上前，因人成事，總比指名調派的安全。這類多是俗累不重，子女家人不多，而又較有心計善於取巧的，否則仍是不行。上次嵩山失事，一半吃了此輩好猾之徒的虧，否則也不致那等慘狀。

「今日兩死人，乃鐵衛士中能手，受擒兩人，一名夏雪峰，外號長爪仙猿，一名劉桂，外號鐵仙劍，俱是東崑崙派。因為前年雲南王人武往青城訪友，漏了蹤跡，被三兇知道，認著奇功機會，一面著人邀劫，設下穩中之汁，利用他好勝心情，當時不勝，出語激將，

約下時地比鬥；一面密告當道，因知工人武乃前朝嫡裔，本身劍術己自高強，並有小公主獨臂神尼為助，恐吃不住，還沒敢據實上聞，只說發現一些形跡詭異似存不軌的好人，但是本領特高，恐其漏網，特請發下三寶密敕，隨時調遣能手，以防萬一。

當道明知中有出入，未奉使命，發現敵蹤立即上聞，為求萬全，並還不敢貪功自恃，終是效忠於己，當時也未揭破，準如所請。哪知王人武赴約以前早已識破好謀，只為素日好勝，故作不知，如期趕到百泉會場，暗中並帶有不少能手。神尼見侄兒冒險，也自暗中趕到，只一場便傷了十四個強敵鷹犬，三兇所調兩個能手也一傷一敗。三兇如非見機先留退步，也自難保，總算事情機密神速，手下全是心腹能手，又死了十之七八，一見不敵立即收風，等次日當道所命偵騎趕到，已經殺了幾個無辜僧道和一俗人，做好手腳，把調去的人也逼死了一個，把假功勞分一半與另一人，一面向那人告以不得不爾之險。

那來查探行蹤的鐵衛士，又以來路上不合受了三兇愚弄，不曾趕到當場，恐受嚴處，儘管疑信參半，還須與三兇勾結，照他意思回報，這一來雖做得乾淨，卻給嵩山多種了些禍根。當道見死了這多爪牙，又自盡了一個能手，才得全勝，不由不信，除疑心還有逃走的餘黨，責令隨時訪查搜殺外，對於存亡兩面都給了極大的賞號。那被迫自殺的，便是夏、劉二人的同門好友，而冒功得賞的也是至交，目擊此事，不禁心寒氣短，一面自己準備不久以詐死免禍，暗中告知夏、劉二人，令其設法勇退。二人恰巧只有兩三個門人，無什家累，不過山東人素重信義，覺著雖上了人的大當，終是受過人的優禮尊崇，不報而去問心不安，且易為人所笑，好友之死又是三兇所激，出於自殺，當道還在夢夢，便想立功再走。

「嵩山之役，一則未奉調遣，又以人在遠遊，事後方知，未得趕上。近聞嵩山小主被玉面神鷹金雷和劉莽保定，脫出羅網，間關萬里，來到這大漠窮邊，一路之上偵騎密佈，險阻叢生，前面既有追兵，投的又是虎口，按說就被逃到地頭，也是束手成擒，萬元幸理。哪知一到哈密，便在去三道嶺的途中失蹤，起初追的人沿途搜捕，只被滑脫，人還沒有傷折，等追到這裡，頭一天趕上大雪，先是兩名精悍手下忽在雪中失腳，屍首俱無，跟著到了三道嶺，頭兩撥楊燦、馮春等人幾乎中人反間之計，與老賊起了內證，跟著又折了幾名健將，直到宮門三兇中的陰陽手碧眉俞天柱。鐵翅子秦賢趕到，仔細推詳，雖然看出破綻，知是敵人之計，無如主客異勢，一強一弱，明暗懸殊，當天被一個不知姓名的女子，用梅花飛針將俞天柱手上酒杯打破，下一警告，等飛身追出查看，人已無蹤，先就栽了一個跟斗。並且就這一日中，有名的燕山五鼠被人毀了兩個，由此起常時損兵折將，失意丟人之事聯翩而來，休說嵩山逃出的朱、金、劉三要犯尋不見蹤跡，連窩藏

犯人的巢穴都找不到一毫線索，敵人輕易見不到，真要撞上，十九沒命。據逃回的人說，所見到的，除兩三個精通飛劍的蒙面少年男女外，還有兩人也是神出鬼沒，行蹤飄忽，來走如電，不可捉摸，一個好似西北諸省傳說的北天山飛俠老少年神醫馬玄子，另一人是個中年漢子，也自稱為老少年，不知姓名。最奇怪是前後共有三次人遇見，所說年貌神情口音俱似一人，身體的高矮胖瘦卻與各人所見不同，過不幾天，又有五人和兩條藏狗失蹤，逃回的人堅持說是被一怪物抓死，逃命時有一人跌落浮雪坑中，為毒荊刺傷，幸遇一異人解救才得活命。

「那號稱宮門三傑的三兇，本領以俞天柱為首，和秦賢均精飛劍，只馮春一人較差。

他以前也會一點劍術，因在華山西峰追一逃人，用飛劍逼其束手就擒，遇見秦嶺三老，將飛劍毀去，又破了他的內家氣功，再四哀求才得免死，命雖保住，可是劍術已不能再煉，仗著武藝也是好手，人又刁狡，更得副手心腹好友萬子靈之助，手下網羅的能手不少，當年他主人害死親兄曾與密謀，積功頗多，所以仍得寵位。當初本只他一人領隊，俞、秦二人原是他的引進，因三人均會飛劍，本領出眾，遇事時常成功，才有了三傑三兇之名。日久對方見這三個鷹犬功高勞苦，本領既比人強，又是結義弟兄，漸生疑忌，假作升遷嘉獎，把三人分作三起，各領一隊。俞、秦二人均非善類，先因馮春是他引進之人，又得上心，身是副手，一切由他稟承交派，雖覺他好些坐享功勞之處，因有引進之德，也還相安。這一分開，彼此權勢相捋，加以獎罰分明，一律待承，先還無事，等兩次功勞建過，恰巧俞、秦二人功成受賞，馮春因非敵人對手，幾得處分。俞、秦二人受了主人權術駕馭，不特不以負心為恥，轉覺馮春昔日只是因人成事，離了自己便不能行，平日隱昧自己的功勞獎賞，無論出力與否，均是他得頭份，幸而主上賢明，否則不知埋沒幾時！感恩之餘，越發摧殘忠義，聞命即行，無不如志，這等作法，自然眷遇益發優隆。馮春既不服二人蓋過自己，又憤二人背德負心，一毫沒有照應，使己難堪，幸是主人念功優容，賞齎仍厚，否則豈不被他壓了下去！心中恨毒，卻難明言，只是暗伺二人嫌隙，井用萬子靈的計離間，漸漸三人都成了陽與陰違，幾於水火。主人正要他們如此，每遇急事，燕山五鼠次一等的死黨出去不能成功，便派馮春率人打頭陣，跟著俞、秦二兇隨後趕去，務使互相爭功，好為賣死力氣。秦賢比較忠厚一些，知道智計不行，還不十分自恃。俞天柱既負自己智勇雙全，劍術高強，又有得力助手，多大的事也不放在心下，加以每出必勝，益發認為馬到成功，目中無人。初到時十拿九穩，幾次挫折過去，覺出不好，知道他那位主人決不許手下曠日無功，照例一見敵人便須飛報，請示頒下三寶密敕，另調能手。馮春以前在外連番失挫，未受處分，便由於此，有時直說連自己去都無用，非頒寶敕調請高人不可。為此生氣已非一日，時向主人陳述不平，說馮春

恐己立功，他不行還恐別人分功，密找外人，自己將來出外效忠，決不似他這樣動輒求援外人，勞師動眾。人前背後，大話已然說過多次，如今有何顏面請求調人相助？拖延了幾天，看出形勢日非，傷人太重，和秦賢一商量，才知秦賢比較謹慎，恐隱匿不報遭受處分，因他好勝心重，又有前言，不好意思，總算還看同舟之誼，把事情攬自己身上，已飛章求援去了。俞天柱雖覺此舉合心，但是秦賢近年也有嫌隙，背己行事，外表是顧自己面子，內情不知如何？方自疑忌，恐被中傷，後悔不該遲報，又算計往返萬餘里的途程，寶敕頒到尚須時日，敵人不知出什花樣，與其坐而受制，動輒得咎，轉不如親自趕往面陳一切，既卸重責，還免同黨傾軋，正打算飛行入京求援。哪知他那主人把嵩山逃人十分看重，再見連三四起派出的能手偵騎全都無功，據各省飛驛奏報，追騎已達甘、新各地，逃人尚如神龍行空，僅露鱗爪，不可端倪，深知新疆素為遺民逋逃之蔽，各部族繁雜，地土又復廣大，地利物產雖未開闢，均極富厚，越認作腹心之患。三兇貪功好勝，難保其明知不行仍要強為，以致多所傷折，釀成鉅變，早不等奏報，三兇離京未久，跟著便用驛遞，將三寶密敕暗中發下，就在昨晚俞天柱激令馮、萬二人前來窺伺打點，藉口探敵揹人起身以前，到達哈密。隨護這密敕的還有六名鐵衛士，這六人名為護敕，並不隨同驛馬行走，所奉秘命，也只知主人賞賜哈密辦事大臣，有一小箱上賞，必須留意能否安然到達。失落也不妨事，只要知道失盜時情形，更不許隨同上路，只隨時隨地留意，到了地頭，自隨三兇調遣。六人依命而行，分飾各色商旅，在驛馬前後出沒窺伺，並不近前，並不知那小箱乃是尋常賜物，另外還有三寶密敕，照例又是聞命遵行，向不許問，直到哈密，當官開讀，才知就裡。事情如此機密，連他心腹爪牙，俱未知曉，所以塔平湖和大漠莊兩處也是到後方知，事前毫無所聞。接旨的人知道重要，不敢疏忽，立請那六名鐵衛士分人去喚三兇來接，一面加細防守。誰知去的人走到中途，便吃仁賢村周氏弟兄與淳于姊妹擒去，閉入暗穴以內。那辦事的臣久候三兇不至，心中驚疑，正打不起主意，恰巧留守三衛士中有一人自負本頭，以為事絕機密，無人得知，又值殘年歲除深夜之間，仇敵決想不到，意欲自行送往三道嶺去，為防萬一，還命兩同伴分作兩起，悄悄去往前途探道開路，並作接應，並把主人的千里馬騎去。滿擬遇上敵人，憑這匹快馬也衝得過去，何況萬無洩露之理。哪知周氏弟兄向前三人詐出實情以後，早和陸萍入城窺探，盡得虛實，正好一人對付一個，最後由陸萍就來人飛馬走出西關外驛路不遠的快馬背上，用他專習的內家輕功，把密敕盜走，剩了空箱，卻放來人去和三兇等見，使他知道。

「事有湊巧，對方發下三寶密敕仍不放心，正趕上鐵衛士的領隊禿賊寶月假滿進見，便命他隨後趕來。寶月新收二徒，正想使其立功，便在原隊中選了幾人一同上路，不合私心自用，疑心天山諸友是他對頭，心憤三兇平日趾高氣揚，知非梁公之敵，意欲看他丟

完了人再行出手，故意耽延，不先趕到，直到密敕到日，才來哈密近郊廟中住下。先不往三道嶺，只命新收二徒與當地官送信。二徒恰是酒鬼，在西關酒肆中一耽延，陰錯陽差，沒有遇上那幾名鐵衛士，等見官回廟，禿賊一聽前情，便料兆頭不好，否則俞、秦二人俱擅飛行，得信晃眼即來，決無延遲之理，前行三衛士如若失風，後去三人也無幸理，尤其這前後六人俱是自己手下，不顧再鬧排場意氣，立即飛往三道嶺。快馬已到，眾人剛發現密敕被人盜去，這一急真非小可，禿賊途中還曾細心觀察，幸是周、陸諸人正好得手，沒有撞上，否則便非吃他虧不可了。當禿賊寶月與三兇愁急之際，夏雪峰、劉桂二人正由甘肅訪友，得信趕來，只聞說逃人滑溜，身後尚有能者，還不知道詳情，認是立功退隱的機會，也在這時到三道嶺與俞、秦諸人相見，一商量，均認為上次五人二狗失事之地和那怪物異人均極可疑。事前馮、萬二賊也想到此，再吃俞天柱一激，已率譚霸先去，因事難拿定，此外還有常時傷人尋事的馬玄子和那中年漢子，蒙面少年男女以及天山諸俠都在可疑之列，於是把人分作兩起。禿賊自領兩名得力下手和夏、劉二人來此查探。禿賊十分自恃，來時還故顯形跡，一路說笑，談論擒人搜敵之事，毫無忌憚，心想前幾撥每次派人出來搜敵，多半一離三道嶺，走不多遠便出亂子，認定敵人密伺近側，弄巧連三道嶺老賊家中均有耳目，這等行徑可以誘敵，尤其那傷人次數最多的馬玄子和由山西新來、與玄於同以老少年為外號的怪人，必要出面。不料玄子和山西新來的怪俠王獅叟因見嵩山少主的病醫治痊癒，三兇伎倆止此，無什能為，塔平湖周山主又再三勸他二人不必多殺，覺著三逃人已到了白馬山，決保無事，打發三兇諸敵黨回京，已由我五人應承下來，一時無事，加上王獅叟久慕狄家叔侄大名，尚未見過，極思一晤，便謝了周、陸、淳于姊妹諸人挽留，就在禿賊離三道嶺以前，由玄子陪往北天山穿雪頂去見梁公，就在北天山過年，要過破五方回塔平湖。一面陸萍得手以後，早派人連夜各地傳報，只淳于芳和令賢侄女尚在周家，天明前始騎馬回莊。因禿賊自作聰明，照他胡猜，由三道嶺到紅山嘴一帶四處窮搜，耽誤了不少時候，天亮方來雙柳溝，並在沿途遍尋有人家的地方訪查，又把路走岔，不然還不致自投死路，一到便入民宮絕地，損傷隨行黨羽呢。

「令賢姊妹昨晚得信，便應舍了乘馬一同飛回。這兩個女娃兒家也真膽大包身，因她們一班小姊妹，近日情分越發深厚，尤其令賢與四哥跟前兩個侄女和她最好，見後日已是除夕，令賢侄女家有老親和各門尊長，須過初三出門拜年始得相見，要分別好幾天，本不捨得，加以我們弟兄向禁子女炫露，他們以前只知令賢等家學淵源，尚不知劍術也有根底，又只老輩的交往，雙方小姊妹們只前去年各請春宴賞花，互來往過兩次。因是人多，當主人的忙於接待，未得深談，令賢等平日謙退溫和，看不出來，平日更難得見到，而這兩次均值淳于芳有事他往，歸來聽說，先未在意，最近兩月，才聽玄於等人說起令

賢姊妹諸人的本領，欲羨非常，因這裡小輩姊妹一向深居簡出，無由得見，又恐我們笑她輕狂，自行登門求見，藏之已久，直到這次為救逃人，齊、孫諸侄女三探三道嶺，連戲三兇、老賊諸敵黨，淳于芳先聽人說三道嶺來了女劍俠，便猜是我們這裡的人，忙趕了去。第一次遇到的偏是兩個外人，一半為了這，一半也為慕諸侄女之名而來，意欲人前顯耀，引令賢等出去，不料遇見淳于芳。這新來二女，乃昔年武當七女仙中摩雲霄孔凌霄的門人，算起來也並非沒有淵源，無如雙方都是年輕性做，上來彼此誤認對方是她所尋的人，一面是想看諸侄女深淺，志在激將，略試高下，再行定交，一面是太護自己人，儘管和令賢等未見過面，嚮往已久，各自話不投機，便引往紅山嘴附近無人之處鬥起劍來。令賢等三人正救完人，回來撞上，淳于芳的貌相裝束早就聽人說過，也是孫三侄女性子忒急，見對方由一對一正改為合力夾攻，一面又是自己人，心中不忿，立和四侄女一同出手，話又有點傷人。雙方本是平手，加上這兩姊妹，自是不敵，令賢恰是後到，等看出二女不像賊黨，見她勢已不支，口說無及，便把那晚向大哥要去的芙蓉劍放出去，將雙方劍光隔開，一同情由，意欲和解時，二女性烈，誤以為侄女們恃強逞能，有意給她下不來，將她打敗，再裝好人賠話，當時說了兩句氣話，便自負氣飛走。淳于芳和令賢她們俱喜結了良友，由此起連日往還。塔平湖諸女武功雖有根底，會劍術的只淳于芳和石鐵華兄的孫女石燕玉二人，他們老輩中雖有幾位精劍術的，但是好劍難求，人數又多，遷延至今。本門劍術乃峨眉心法，令賢等三人對友熱腸，知無不言，又知正邪各派三次峨眉鬥劍時所殘毀斷落的飛劍仙兵，事後散落在後山的，被大哥和三哥全拾了來，借用天洪爐，重新鼓鑄出一百七十三口短劍、幹四百五十一根飛針，現在這兩種還存有不少，如能分得一些，學習飛針飛劍便不發愁。令賢侄女們素來大方，因她三人手裡各有數十根飛針，先每人分贈了兩三根，又答應代向我五人求劍，所以她們高興非常，隨時都在討教。昨晚得信，堅不放行，強留到傍明才行分手。因淳于芳不捨愛馬，便和令賢同來，孫三侄女姊妹空中飛行接應。原定遇見敵人一來撩撥便與交手，禿賊這一耽延，令賢她們反倒趕在前面，竟未遇上，否則禿驢到紅山嘴以前必與侄女們相遇，這一動手，必當敵在附近一帶，不致誤入陣地，夏、劉二人不致成擒，我們少知好些機密，雖將三寶密敕得到手中，只恐還不十分順手呢。

「禿賊可惡已極，更精妖法，煉有九寒沙，陰毒非常，適才良宮被困，原是一時疏忽，嗣被看出本門奇門禁制，幸是上來想要生擒我們的人回去拷問，及彼看破以後，因見對敵的盡是些少年男女，不知我們託大，誤以為我們佈下全陣誘他入網，暗中必還有人主持，具有極大威力，再不見機先遁定必遭擒，陣中門戶略一倒轉，又誤認為是中樞要地業已發動，自覺身落入網，立於必敗之地，有力難施，再不見機便難脫走，多少年的名望丟人不起。我這次陣法雖是粗率輕敵，不曾全備，到底玄門妙用與眾不同，禿賊逃時

仍用全力，還乘門戶倒轉的空隙才得衝逃出去，越發害怕，連頭也未回便自溜走。

他所統鐵衛士素與三兇等對立，互相忌嫉，來時向俞、秦二賊說了大話，一齣馬便損兵折將，僅以身免，尚幸俞、秦二賊失去寶敕，也有極大罪名，此時有賴於他，正是急則勢合之際，否則拿什麼面目回去見人！禿賊大約還是難得受此挫折，他素來狠毒，又料定我們住處不會太遠，恨極定施邪法，發動九寒沙，以圖一網打盡。事雖昏想，但此賊狡猾已極，不會再來上套，寶敕已失，與他無關，非將他擒到此事決然難了。九寒沙只梁公有寶能破，可惜玄子早走一步，不然讓他帶信，就梁公不願下山，將他那件法寶借來也是一樣。禿賊在負虛名，照六侄說，飛劍也只尋常，此沙一破，擒他便容易了。照夏、劉二人說他這邪法，連設壇帶施為不過三個時辰，我回時已有抵禦之法，不過只能相持，不能輕易破它，以免毒沙散落遺患無窮。令賢和淳于芳決迫不上，此沙對面應敵，本是隨手可發，先我只知有人在陣中逃出，不知便是禿賊。二女已然先走，原屬可慮，幸而令賢謹細，既把大哥芙蓉劍要去，又向三嫂借了件玉符，足可無害。她二人到了那裡，一見禿賊行法，定必飛回。現在全莊人等我已傳知，只恐今晚年飯吃不舒服了。」

李清茗等郝子美說完，笑道：「五弟不消多慮，你可知瑩公禪師和蘇、邢、姜三道友便為這禿賊而來的麼？」郝子美笑道：「適因三嫂催行，只在起身時和四哥來此，與諸位道友匆匆一面。瑩公自那年金頂坐關，已言今後一意修禪，不再與人動武，故未敢於奉勞相助，若肯出手，要擒禿賊，也無須再煩梁公了。」彭勃接口道：「聽說禿賊還有一個好幫手日內要到呢。」郝子美方問：「是誰？」忽聽破空之聲甚急。李清苕微訝道：「大侄女回來，淳于芳為何沒有破空之聲？定有失挫無疑。」齊良也說：「大女飛行如此急遽，邪法必已發動。」語聲才住，一道劍光已如驚虹電掣直射進來，落地現出齊令賢，手上抱著淳于芳，人已昏暈過去。齊令賢一面把人放在齊良座榻旁邊，口喚：

「妖僧邪法厲害，已決發動。爹爹諸位叔父快作準備，以防莊中人等受傷。」五老點頭。

郝子美笑道：「我們已知道了。你先把你結義妹子送往後面三嬸那裡，醫好再談詳情吧。」齊令賢見眾人神情暇豫，知道無害，才放了心，重將淳于芳抱起，往外便走。旁立的孫孝等四小俠也要跟去，李清苕道：「孝孫且慢，你把柳春領走。我們雖然不畏寒沙之厄，到底初經，不知它的深淺。柳春想已飢疲，再如不走，萬一少時難行，在此不便。你可將我這粒寶珠帶去，以防不測，稍見異兆，改由地道中行便了。」柳春聞言不便再留，重又向眾拜別告退。孫孝口答：「三姑父不必擔心，今天是出場的人，姑母都給有一道護身符。本來沒我的事，強和姑母討了一張在此，足能保這幾人無事，怕這妖法作

什！」隨說，仍笑嘻嘻將珠接過。郝子美道：「我已準備，怕是不怕，你們小娃兒終是謹慎些好。」

柳春隨了四小才一齣門，孫孝便對李暘道：「你兩個老要跟著我們，現在沒有什事，三姑父又不許我們在香雪精舍等看熱鬧，一會妖僧九寒沙便要發動，你兩個該回到六嫂屋裡去了吧。」李晃聞言，扮了一個鬼臉道：「娘和嬸嬸姑姑他們都忙著過年，安排年祭，我們回房去有什意思！你討嫌我兩個也無用，反正是跟定你了。」孫孝道：「跟我作什？我安置好柳賢侄，也回家去了。路還有老長一段，要是妖僧邪法厲害，毒沙飛來，我只一道靈符，怎顧得這多人？你兩個又愛多事，不肯聽話，萬一出什差錯，你娘又該怪我起頭鬧的了。我看還是由我順便先送你們回屋，不跟我們去的好。」李晃笑嘻嘻道：

「小表叔，你把我們當廢物呢！妖僧來了，你自照應小表娘娘和柳大哥。我們不要你操心，中了邪法，決不與你相干如何？」孫孝作色道：「你娘已知道同我一路出莊，出事怎說不與我相干？要肯聽話也好，偏又遇事逞能。你再不回屋，我路過小靈湘館告你娘去。」李暘把小嘴一呀，接口說道：「哥哥，我們走我們的，誰希罕與小表叔一路！沒的多個管頭，就妖僧來了，也未必出得了手。有的是日子，明天我們偷偷和三表姑說，叫她帶我們出去好了。」說罷，負氣拉了李晃使要往側走去。孫孝搶前攔住，說道：

「這麼去不行！我當你娘一路出來，必須當面交人。你還沒看出對頭有多厲害，三姑父和諸伯叔說話都不要我們在旁聽，你們想照早上說的話做，如何能行！三表娘娘多護你們，也不能由你一性，大膽冒險。」

孫環從旁勸道：「哥哥，就容他兩個跟去吧，難道妖僧狗賊們當真敢到莊裡來麼？」

孫孝急道：「你知道什麼！適才淳于姊那高劍術都受了傷，這是好玩的麼！先出莊時，他們口說得多好，遇上來人只是見識見識，決不動手。他自知年輕，本領不行，還害怕呢。剛出莊門便變了卦，偷偷和我說，他爹近一年來，吃他二人磨不過，竟背了他娘暗中傳授劍術，並還各給了一丸飛劍。他二人怕六嫂知道，練時揹人，只有三姊知道，姑母也許看出來。說因此老想找人一試，背後和三姊說了兩回，如非怕他娘不願意，又覺大小，今早便帶到雙柳溝去了。難得他娘今早肯放他出莊，如真有敵人偷偷來此，叫我千萬讓他二人上前對敵，後來久候不耐煩，竟說他常聽他爹解說奇門妙用，識得出入門戶，意欲偷偷趕往前面尋他爹湊熱鬧去。共總每人煉了一粒劍九，我雖沒見才煉多時，能有多大本領，便敢和強敵相對！我知姑父為人精細，進門便朝他二人細看，頭次叫我

帶柳賢侄去後面安置飲食時，不是叫你和他二人留在那裡吃點心，不叫去麼？依我看來，三姑父必已看出他二人的心意，後來實是有話不願當我們小娃兒說，才叫一起走的。隨我們玩無妨，無如他二人多大亂子都敢去惹，防不勝防，適在莊前，又說本莊長年安靜，難得遇到這好機會，各位父母叔伯又有早日平和了解之意，再不趁早殺死兩個狗賊就錯過了的話。我想起今春他兩個哄著二金揹他上北天山獵熊，如非雙方有人，幾乎沒被妖道拐走，再看他二人適才揹人做眉眼，打手勢，聽說妖法厲害反倒高興，一點不以為意，越想越覺可疑，不但親自送回，還得把這些話向他娘說，出錯就來不及了。反正得把人送到，再走由他。」

李晃聞言慌道：「好表叔莫這樣，我們定聽你的話就是。並非別的，我娘和別位伯母不同，管得太嚴，年底下誰都有得玩，獨於我們，除了在爺爺跟前，輕易不許亂走一步，一回屋去，便逼我們寫小楷，又不許錯寫一筆，說是藉此磨鍊性情，真個難受已極了。再要聽說妖僧狗賊們要來，除等半夜年祭，休想離屋一步，有多可憐！哪似小表叔和眾兄姊們，放了年學便自由自在呢。」孫環笑道：「你還說呢！這還不是你兩個平日膽大淘氣自作出來的！哥哥你聽他說得可憐，好在三姑父只說同往後莊，並未命他回屋，有事也好推託，何況今夜這情勢，決不會有，晃侄也只說說，決偷跑不出莊去，我們再留神看住他，怎會出什亂子呢？」李暘道：「這話有理。都是哥哥藏不住話，什事都先說出。小表叔素來膽小，便害了怕，其實我們怎會闖禍呢？」孫孝道：「你頂壞，休要拿話激我！逼你回房寫小字也實氣悶，依便依你，只少時有什動靜，要不聽話妄自出手，那卻莫怪我向你娘盡情舉發，從此不令眾人理你。」兩小弟兄同聲喜道：「那個自然。

就有事，也是小表叔在前頭，非等你擋不住，我二人決不伸手如何？」孫孝斥道：「少說！沒那個事。我雖不知你二人劍術深淺，比我決強不多，別的還有什麼奇處！比你兩個練得年久的好幾個，姑父都恐不濟，都嚴囑只許用以防身遠害，不得輕易出手，你們便敢自命不凡麼！」說時，五人已然走回長廊，取路往後莊繞去。

柳春瞥見李晃弟兄口角微笑，暗使眼色，方自尋思，二人身體雖是天生矮小，細看至多不過十二三歲，聽口氣神情十分自恃，難道點點年紀也是劍仙不成？忽聽李晃答道：

「我們不是說小表叔不行，是為我二人也有一道靈符。萬一人多符少擋不住，我們再把符放起，不是力量大得多麼？」孫孝驚問：「你們如何得到？」李暘插口道：「哥哥真愛說話！實對小表叔說，我們這符還是今早出莊時稟告祖母，祖母自己賜的，說是近來多事，小孫孫淘氣，你娘照管不許多，帶在身旁闢辟邪吧，我們就帶上了。方才爺爺必

是看出寶光內藏，曾對我二人看了一眼，正想開口，人就來了。爺爺何等高的目力心思，如見我們有什險難，早說話了。」孫孝聞言意似疑異，想了想又問道：「那符和我的一樣麼？」李晃方要答言，李暘搶口答道：「大致相同，不過祖母親手掛的，加有靈文咒語，威力想似稍大，不許解看，也許防我二人淘氣，亂試著玩呢。」孫孝笑道：「你看還是三姑母愛你二人不是？照姑父姑母這情形，自然無害，到底還是小心些好。」

五人邊說邊走，已經過不少亭榭院落，天色還只申初二刻光景。當日天色甚好，雲日清明，到處松雪交映。柳春側顧右方大片池塘迴廊曲檻間、紅橋盡頭處一個月亮圓門，遙望門內，修竹千竿，戴雪挺立，高出牆頭丈許，方想夏日竹院風清，蓮葉雲碧，定是一處納涼盛地。孫孝笑指道：「那圓門裡頭便是他娘住的小靈湘館，這時必隨姑母，和諸位伯叔母嫂姊們同在『得天堂』佈置年下公祭典禮，不在裡面。我樂得做好人，怕他二人淘氣，嚇了玩的。」李晃聞言，又扮了個鬼臉。五人正在說笑，忽聽來路空中有人喝道：「敵人運用邪法毒沙來犯，已然發動，全莊人等如無護身禦敵之能者，速退地室！

或是另覓善地以防萬一，候令再出。」隨見途中所遇男女人等，有七八個分向右方小圓門和前面一所樓閣中如飛馳去。